

籌辦夷務始末

卷三十一之三十二  
咸豐朝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一

咸豐八年戊午九月癸酉伊犁將軍扎拉芬泰奏塔城所存夷貨初議仍交夷商領回並飭華商收買嗣因夷酋咨調該國夷商一時未能趕到擬將存貨抵作茶價而以茶交夷商者即以貨歸華商並因前估貨價該華商等並未拆包看視俟該城傳集夷商復行勘估方能確定抵茶價值如此辦理庶可從茲議結其餘未盡事宜仍當妥協籌議

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泰奏會議夷案業有就緒一摺覽奏均悉此次俄夷使臣行抵塔爾巴哈台會議情形昨已據明誼詳細

陳奏所許興修房屋令華商貼補並以茶抵補各款均尚妥協已諭明諱即行照辦並令速立合同條約以免另生枝節茲據扎拉芬泰奏所存夷貨許俟該城傳集夷商勘估再定抵茶價值等語亦著照辦即可將此案迅速議結至伊犁與該夷通商之處亦應妥為彈壓勿令別滋事端其餘未盡事宜並著該將軍與明誼妥協籌議以靖邊防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黃宗漢奏竊臣於本年七月初九日據署新安縣知縣王壽仁稟稱六月二十四日突厥駕駛火船及三板船赴縣城外南頭地方登岸張貼偽示詞已狂悖勢復狡猾經該鄉練勇與之對敵擊傷夷兵數名始行回船

駛。恐其復來肆擾。隨即調集各鄉練勇。並添募幹勇六百名。分撥城內外及沿海一帶堵禦。署水師提督左營遊擊麥鎮邦。在西門外海旁及西北鷗哥石等處。設立營盤。安置大礮。派撥弁兵。加意防守。並札調左營中軍守備龔名彰。幫同督理。七月初二日。傍晚時候。探有夷人大兵船三隻。大火輪船四隻。淺水火輪船八隻。三板船四十餘隻。駛泊離縣城十里之濱。夾嘴洋面。王壽仁。即移會麥鎮邦飭令弁兵。紮在西城外海岸。派典史錢華齡。帶勇紮在東門外海岸。又添雇壯勇五百名。自行督帶。於緊要南門外海岸駐紮。其沿海各岸旁。皆派撥武生陳治安等。督帶各

鄉練勇節節屯防。初三日巳刻。各兵火船乘潮駛近東西南三面岸旁。柁頂施放大礮。並發火箭向城中轟射。各三板船亦四面飛槳前來。夷兵約有二千餘名。蜂擁登岸。東南兩岸練勇奮勇抵禦。擊斃夷兵一百餘名。擊傷者無算。並向一火船施放大礮。將其船頭打毀。該夷將各船退後。轉近西岸。攻撲營盤。河墉礮墩被擊傾壞。西門城牆並被轟缺數丈。該夷乘機湧入城內。時王壽仁在城外南路攻擊。聞信即趕緊折回城內接應。與在城兵勇并力夾攻。該夷力不能支。隨即退出。又殺斃夷兵十二名。割取首級八顆。該夷全軍紛紛敗回駛逸。惟時城中因被火箭及礮子

轟燒民房衙署。大藥局間有燒損監獄亦被打開。將人犯全行放脫。署遊擊麥鎮邦守備龔名彰千總陳啟綱黃成龍等均各受傷。兵勇亦間有傷亡等情。查新安縣地方因咷夷登岸張貼偽示。以致練勇與之對敵擊傷夷兵數名。該夷輒即攻撲縣城。我軍奮勇抵禦。擊斃登岸夷兵一百餘名。受傷無算。後因西門城牆被破轟缺。該夷乘機擁入。隨經該文武紳練擊退。覈其起釁根由。實因天津撫議已定。粵東官紳不復與之構兵。該夷益肆強橫。到處徧貼偽示。各鄉紳勇不服。仇怨相尋。雖經敗退。難保不去而復來。且聲言有欲攻順德香山之說。

黃宗漢又奏。竊臣迭接紳士羅官衍等咨函。知粵民捐資練勇。悉視官為舉動。隨將在潮刊刷告示。陸續印發。示內首敘粵民從前之義舉。今日地方之受害。中間一段。特以夷人在城為之計。其利害得失。反覆開導。若知悔悟輸誠。尚可施。

聖朝寬大之仁。儻負固不服。必將與吾民聲罪致討。各路軍營。尤須士飽馬騰。方能迅奏膚功。而終以出力紳團。從優速獎為鼓勵。通省一見此示。極為感奮。省垣於五月初十日。甫貼一張。未乾。夷人偵知。立即揭去。聞於十一日。由火輪船飛寄天津。故咷首頓啞。之見大學士桂良。及佛夷之照。

會。所以有總督出示勦夷之說也。五月十六日臣到惠州。  
即有省城紳士來見。僉名百數十人。公遞一呈。請進禁從  
化。得就近與花縣紳局一氣勦夷。當諭以該夷前在江蘇  
投遞照會。有二月十七日赴滬會議之約。因奉

旨飭令兩江總督照會該夷。令其來粵聽候秉公查辦。此來須先  
查明前次起釁根由。孰為曲直。使之無所藉口。然後動兵。  
至爾等居民慘受其害。發出公憤。必與之攻勦正夷人之  
作孽。所畏。

皇上俯順輿情。斷不准官為阻遏。諸紳士感激涕零。僉稱該夷必  
不顧來粵相議。在此靜候無益。不如即駐從化各等語。詢

之大小各官亦皆以惠州水道直通省河淺水火輪船三板皆可到不如駐從化之易為防也臣仍堅持定見懷遵諭旨多調兵勇在惠州駐紮暗與紳團助勦仍留作局外調停之計適柏貴派紳士知府銜即補同知潘世榮來惠密告臣探得四月十八日該夷已進天津城臣心至為焦急即囑令該同知及此外紳士速即多方設法由馬仔通事以及華商人等向夷商說臣係面奉

諭旨而來有便宜行事大權若如前照會中所求各款皆可商量令其通知在津各商遵

旨回粵商辦即於五月十七日接奉四月初七日

密諭二十日接奉四月初十日

密諭知大沽礮臺被占。仍飭臣暫緩攻城。候

旨。遵辦並飭傳諭柏貴有無挽回補救之方。臣當即一面恭錄傳

諭相責。一面密函飛知羅惇衍等。詐該夷已於四月二十

二等日。偵知羅惇衍等團練總局在省東北一帶辦理防

勦。有榕樹頭一軍防勇未備。即乘虛進攻。被各路壯勇會

勦。該夷挫折而回。心殊憤恨。時有報復之說。各鄉團亦摩

厲以須。臣接羅惇衍等來信。以仇怨已開。勢難兩立。且天

津礮臺業被占踞。

君父之憂不能不急。自五月以來。日夜皆有練勇到城攻打。時有

斬獲復懸立重賞。勾結內應能克復城池者賞銀十萬。生擒吧嘎禮者數萬。殺斃者數萬。一面通飭各縣各鄉設立團練局。議定絕貿易。斷接濟禁服役。各章程。囑臣密飭各州縣。暗中幫助各鄉局。示之以威。方能有濟。臣查該紳士等現在所為。與欽奉。

密諭已令譚廷襄與噶佛要約。四月不退城。五月中即興兵攻打。並絕沿海貿易之。

旨相符。當於各縣來見之時。密令暗為幫助。無如該夷知眾怒難犯。任由挑戰。堅匿不出。據其勝勢。前則省河礮船。後則觀音山礮臺。兩路齊施大隊到城。勢難久住。故迭有攻打而

終不能復城。吧嘎禮在城出入防護人馬數十。內奸手無寸鐵。亦難以動手。然究使該夷防不勝防。知踞城之難以人安也。水路則沿岸各村莊間。或放火燒其小船。吧嘎禮氣忿已極。即令封江。省河自白鷺潭起至大沙頭。凡夷船停泊之處。概不許人船往來。旱路亦節節戒嚴。一時道路不通。人心慌亂。省門河南夷商。均撤回香港。澳門所有馬仔通事人等。亦不知逃往何處。無從計誘該夷回粵。臣所遵

旨傳諭柏貴之話。因道梗亦不能得其覆信。且撫者防範柏貴。恆祺。蔡振武之夷兵。約有二百餘名。出入文信。皆經搜查。自

省城至惠州。水陸皆有人偵探。並有謠言。各路埋伏奸細。作為盜竊。欲搶公文夾板等件。羅惇衍等。因臣尚未進禁從化時。有函囑惠州最為奸細淵藪。咸豐四年。所屬十州縣。其不為賊陷者一二。上冬從夷破城。現關在貢院者。於該夷點卯時。探悉惠州人一千三四百人。其頭目姓楊。吧嘎。嘆時用此輩輪流到惠。探測河道水勢淺深。凡臣一舉動。皆有奸細。日日為其報信。臣之在惠也。亦如燕巢幕上。

辛蒙

忠諭。如鄉團義奮。業已舉行。即多調兵勇。嚴以自衛。防其報復。聖明洞燭幾先。固已保護臣於萬里之外也。遵即嚴飭水陸各帶。

兵官將調募三千餘名兵勇。時常操練以成勁旅。并札飭歸善博羅東莞三縣。暗約沿岸各鄉團。如有匪船連幫進入內河。兩岸團練即合力圍剿。各鄉團練皆知踴躍用命。惟是地方公事。本年二月以前。各官羣聚城內。則咸受制於夷。三月以後。因紳士有集團攻勦之舉。署總督柏青署臬司蔡振武。則被羈城內。署巡撫江國霖。則託詞由西江而至廣西梧州。署藩司周起濱。則馳往花縣。鹽運司齡椿督糧道王增謙。則移駐佛山。廣州府吳昌壽。本在軍營。南海番禺兩首縣。亦各散處一方。各衙門案卷。有先期攜帶出城者。有被該夷焚燬者。書吏亦無辨公之地。幕友亦多

星散回家。各屬州縣候上司過此示行者。半年不能回覆。  
省垣為首善之區。刑政蕩然。盜賊四起。百姓日在水深火  
熱之中。真有不敢奏。

聞者臣到惠以後。匝月未見書吏幕賓前來。幸隨帶司員於派辦  
夷務防堵之外。尚可以襄理文案。馳書省城。請一舊幕友  
沈姓。將起程來惠。忽有夷兵數百名。直到其家。洗剝一空。  
本身及兒子跟丁。皆被擄去。廣協都司黃榮亮亦被擄禁。  
不知如何贖回。是否與臣為難。皆未可知。而紳士潘仕成  
之家。亦被搶劫。年前劫藩庫之銀。說是原封不動。俟條約  
議定歸還。今已用罄矣。各兵途過錢值千百文者。亦搶聞

其兵餉亦不繼。此次釁端全由於吧嘎禮。夷商亦不以為然。並無公攤兵費不知如何那借而來。專待中國賠項歸還。臣幕友沈姓六月內已來就館。詢其切實情形。據稱該夷知下鄉格鬪。道路險阻。必不能勝。安心以逸待勞。紳團一有舉動。即殺百姓。倍蓰焚燒房屋。或一條街。或半條街。故意激民怨紳。城內外已半為煨燼。且各處俱窪地。電如果守不住。要下船。機關一動。徒克復一塊焦土而已。紳士因之而歇手。衆鄉團益增忿恨。此五月半後至六月半前之實在情形也。自六月十五。十七日接到五月二十。吾二

十七日先後寄